

我怕你敢不过脆弱
更怕你从不曾心动

原来喜欢你
这么甜又这么苦

你好， 我的梵高 先生。

九度
——
著



Nikao
Wo De Fangao Xiansheng

光芒不复栖身茶园的
天才画家
重逢将漫漫深情深藏的
青梅少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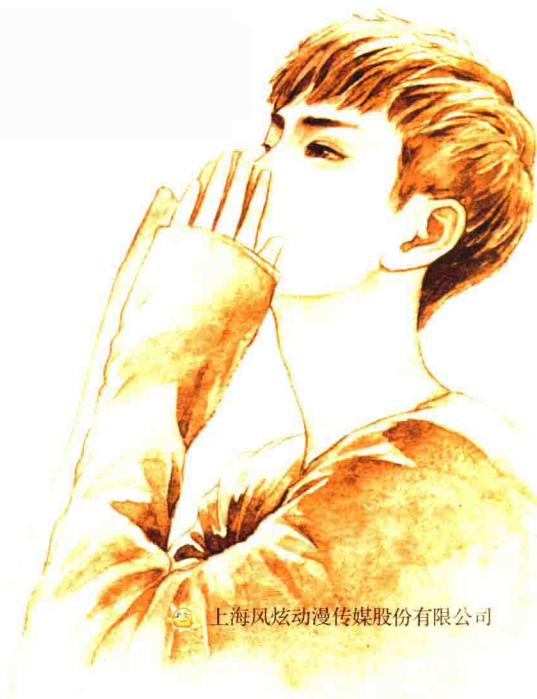
沉没于年少最卑微的思恋
变成绘入时光的温柔

明明遥不可及
偏偏怦然心动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上海风炫动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你好，
我的梵高
先生。

九度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好,我的梵高先生/九度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3
ISBN 978-7-201-14408-5

I. ①你… II. ①九…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16321号

你好,我的梵高先生

NIHAO WO DE FANGAO XIANSHENG

九度 著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刘 庆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 政 编 码 300051

责任编辑 玮丽斯
特约编辑 丁 慧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内页设计 米 籽
封面绘制 Sherlock 木南

制版印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11千字
版权印次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002

第一章

她小时候是真幼稚，也是真纯真
明明什么也不懂，却痴情得令人感慨

029

第二章

他眼神中的冷酷好像全部幻化成剑
刺向她的心脏

053

第三章

她脆弱又无助的模样
和她小时候如出一辙

075

第四章

原来，在心爱的人面前，不论男女
都会变得幼稚

目录

Contents



102

第五章

他的指尖触碰她的发梢
宛若春风拂过，带着点儿痒

125

第六章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想要彻底击溃情敌，她就要向死而生

164

第七章

哪怕她是天上的太阳
他也要融化成灰烬，绕在她身边

223

第八章

韩先生，余生请多指教

261

尾声

你我的恩怨，与茶无关
重头来过吧

序言

XUYAN

木菡从来没想到有朝一日还能和他相遇，更加没有想过，他会在这样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像流星撞地球一般，凶猛地撞进她的世界，尾巴上还带着滚滚浓烟和点点星光。

所有记忆席卷而来，但她必须全部封存，像他们从来没有相遇过一样，从陌生人开始。

第一章

NI HAO
WO DE
FAN GAO XIAN SHENG

她小时候是真幼稚，也是真纯真
明明什么也不懂
却痴情得令人感慨

木茵站在画展大堂最醒目的位置，低着头看手机，嘴里细碎地呢喃：“一米八，白衬衫，深蓝色休闲小西装……”然后，她抬起头在人群中搜索，“人在哪儿呢？”

周遭人来人往，笑声不绝入耳。一个风姿翩然的男人朝她招手：“你好，木茵？”

木茵循声望去，在看见来人的脸庞后明显一怔，随后才笑脸迎上。她眉梢微动，将手放入他已经伸过来的掌心中：“你好你好，渡？”他的网名叫“渡”。

“不用这么客气，叫我小韩或者易茗就行了。”他脸上没有多少笑容，清清淡淡地道。

韩易茗！居然是他！

儿时，在心里抽枝发芽的人现在毫无预兆地出现，让木茵瞬间失神，好在这是初次见面，两人都在互相打量，所以她的异样并不突兀。

韩易茗望着木茵，觉得她和想象中的一样，温软又有气质，如山间的风，如指尖的水。他又多看了她几眼，脑海里有个瘦小瑟缩的身影一闪而过。

就在他思绪翻滚之际，木茵已经兀自走到了他前面，笑问：“韩总也是来看画展的？”

木茵侧身回头，乌黑光亮的发丝从肩头落下。她正好捕捉到韩易茗异样的神色。

韩易茗顿了顿，语气敷衍：“倒不是特意来看画展，就有点事儿就近要办。”

“是吗？我还以为你是特意来画展的。”木茵诧异地道。韩易茗在绘画上造诣颇深，怎么会错过这么大的展子。

“那只是你以为。”韩易茗的身上蒙上一层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气，显然是不想继续这个话题，毕竟，他深爱的绘画如今已离他远去。

“不好意思。”木茵窘迫地笑了笑，疑惑却在心底滋生开来。

两人之间陷入短暂的沉默，为了打破尴尬，木茵开始找话题，同时小心观察着韩易茗。控制不住的加速的心跳撞击得她胸腔生疼。

而韩易茗虽然寡言，却也周到风趣，气氛正好。

木茵刚大学毕业，在一家植物杂志做编辑，同时兼职做插画师。“渡”在插画群里向她约了画稿，这事目前还在接洽中，所以要等谈妥了才签合同。今天她来A市出差，正好遇到大型画展就随意逛逛，结果在QQ群的定位中看见自己和渡的距离只有0.1千米。

她心血来潮，就约了对方见面，谁曾想竟然是韩易茗！更让木茵不敢相信的是，韩易茗竟然向她约画稿！

当初，她就是因为韩易茗热爱绘画并且天赋异禀，才跟着学了画画的。她以为这样能和喜欢的人的精神层次上更亲近，可年轮转了十圈，什么都变了，连他的兴趣爱好都变了。

木茵想问他经历了什么，但又无从问起。从前他们并不熟悉，她不过是个蜷缩在角落里的仰慕者。如今再遇到，她也分不清让她感情萌芽



的人，是不是曾经所爱。

“准备在 A 市待几天？”韩易茗问。

“一个礼拜吧。”其实，明天她就应该结束工作了，但她条件反射地撒了谎。

“那可以四处逛逛，有些地方还不错。”韩易茗还是和小时候一样气质淡然，如今似乎变得更加高冷了。

两人找了一家咖啡厅讨论画稿内容和设计排版等事情，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咖啡已经喝完，两人的会面也结束了。

木茵目送韩易茗离开咖啡厅，等他背影消失在人海中时，她忍不住半撑起身体歪到铁栅栏外面去看。她鬼使神差地打了辆出租车跟上去，一直从市中心跟到了木桐镇，绞尽脑汁地想求偶遇。最后，她用了最拙劣的伎俩装模作样地问路。

她在韩易茗抬起头时，道：“韩总？”

“木茵老师，好巧又遇到了。”

“我有个工作，要在木桐镇做一个实地考察，这哪里有酒店？”她觉得自己装得倒是挺像的。

“小镇没外人，所以也没旅店，如果你不介意，可以来我家留宿，我家还有许多空房。”木茵当然求之不得，刚想答应，又猛地想起什么似的问：“叔叔阿姨不会介意吧？”

刹那间，悲伤铺天盖地地笼罩在他身上，他的神情有微妙变化，但转瞬即逝。他语气涩涩的：“我一个人住。”

“啊？”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韩易茗简单粗暴地解释，“我的父母都已经过世了。”

木茵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在她的印象里，韩家是镇上有名的制茶

世家，韩易茗的父母也是镇上的大人物，怎么忽然之间就过世了呢？

她突闻他父母的死讯，心犹如从悬崖上坠落，尤有余悸。她不知道这么多年来，韩易茗到底经历了什么。

几秒后，她回过神来，仓促地道：“对不起，我……”

她的话还没说完就被韩易茗打断了：“没关系。”他此时的神情虽然已经恢复自然，但两人心间距离渐渐加大。

到韩易茗家后，木茵望着眼前巍峨的大宅久久不能言语。

在木茵的印象里，韩易茗家的房子是镇上最大最好看的。那一排排浓青色的砖瓦，在烟雨朦胧中就是画中的景象。而现在这座宅邸像是沉睡又瘦削的狮子，没了生气，却令人肃然起敬。

进了宅邸，因为两人彼此不熟，只能聊工作。

在交谈中，木茵不难看出韩易茗的绘画造诣远远高于自己，她不明白，韩易茗为什么还要向她约稿呢？

她百思不得其解，于是试探性地问：“你好像挺懂画的，学过？”

“爱好。”

气氛顿时又变得凝重起来。木茵拼了命地想要活跃气氛：“那你的欣赏能力还挺好的，跟学过一样。”谁知道却适得其反。

“谢谢。”韩易茗不再说话，他身上像裹着层层浓雾，令人捉摸不透。

气氛继续往下沉。木茵本来也不是特别活泼的性格，只是忽然遇到他，心湖才化成大海，汹涌澎湃。而等风平浪静了，她还是那个清雅的文艺女青年，实在没有能力活跃冻成冰的气氛。

时间飞逝，黄昏很快降临了。镇上的张婶为了第二天采摘新茶的事来找韩易茗。

两人谈好后，从屋里出来。张婶一看见木茵，便呆在原地，随后疑

惑地问：“咦，这姑娘是不是坡上那户人家的外孙女儿？”

张婶认识木茵，可木茵一时间却想不起她是谁，毕竟她离开时年纪还小，没什么记忆。

“谁？”她佯装惊讶，瞪大眼睛，可心脏却在怦怦地剧烈跳动，生怕被人看出来。她以自嘲化解了尴尬：“我是大众脸。”

张婶闻言立马道：“那就不是了。看来只是长得像而已，那小丫头是个哑巴。”说完，张婶挥挥手就走了。

木茵像是被人往心上揉进一把碎玻璃渣子，膈应得很。

是啊，从前她是个哑巴。在学校里，她永远形单影只，孤独让她的世界一片荒芜，寸草不生，直到遇见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

第二天深夜四点多，韩易茗就起来了。采茶的时间非常讲究，要赶在太阳出来之前采摘，最好茶叶尖还有那么一丁点儿露珠，那样更新鲜。

木茵也跟着起来了，她谎称工作需要，和他们一起去山上采茶。

到了镇上，韩易茗在包子铺前买了一大袋馒头作为采茶工的早餐，却特意给木茵买了青团。

青团是春天特有的食物，做工不算复杂但是很费神。人们要先将艾草煮熟滤掉水，接着放到搅拌机里打成浆糊，和糯米粉和在一起，最后放入肉馅或者豆沙馅，上蒸笼蒸才行。

木茵还记得小时候家里没有搅拌机，外婆都是用刀把艾草切得粉碎，然后煮成糊糊的。

木茵捏着手中软软的青团，咬了一口，糯米黏在牙齿上拉出小丝，软糯可口。

她的嘴角不由自主地泛起笑容，同时目光迷离地望向韩易茗。他周身缭绕着从蒸笼里窜出来的水蒸气，冷峻出尘，却又像染上了烟火气。

这是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和韩易茗是同一个世界的人。她还以为自己努力奔跑一辈子都不可企及。

大地的边缘已经泛起微白的天光，他们出发去采茶，途中山路陡峭，有很多小石子。韩易茗给木茵的胶鞋，鞋底板又闷又硬，木茵穿着不习惯，走着走着就掉队了，还时不时撑着膝盖喘粗气。

韩易茗经常回头，在人群中搜索她的身影，看到她后就转回去给工人们鼓劲：“谁还没吃饱？我这里还有馒头，可以过来拿。吃饱了咱们就加快点步子，争取早点采完早点收工！”

木茵觉得韩易茗变了，从前他清冷得不愿多说一句话，可如今他和工人在一起，居然能吆喝这么多和他气质不符的语句。这样的鼓励太简单粗暴了些，他说得并不流畅，显然是强行想拉近自己和工人们的关系。

到山顶之后，采茶工立马默契地分散在茶园各地。他们背上背着背篓，神情专注，动作迅速地摘着茶叶，每当手里抓满一大把，就会丢到背篓里，接着继续重复之前的动作。

木茵不会采茶，她无所事事地在旁边晃悠了一阵，然后走到韩易茗身边，见他正在笨拙地掐着新绿，显然刚学不久。

木茵认真地学着，韩易茗随口就给她背口诀：“取最顶端的一芽一叶就好了，千万不能用指甲掐，而是要折断，就像这样。”

木茵采得专心，没有注意到周围的妇女用八卦的眼神在他们身上晃来晃去的。韩易茗有所察觉，但他也只是冷冷地扫了周围一眼，全当她们是空气。

太阳渐渐地露出了半张脸，在远处的半山腰上挂着。微风拂过林间的树，拂过绿茶的尖端，拂过木茵的发梢，声音美妙动人。木茵觉得灵魂在这风中都受到了洗涤，变得轻盈而飘逸。

采完一片茶园又去另一片，韩易茗走在最前面带领大家，木茵则累

得走在最后。她听妇女小声议论道：“你别说，这韩家小伙子做得倒是有模有样的！”

“虎父无犬子嘛！”另一人道，“就是心狠了点，太硬。”

“唉，是心狠……”

木茵有些疑惑。

从前人人称赞的韩易茗，如今为何会被人诟病成这样？

抵达另一处茶园后，采茶女工们便忙碌地采摘起茶叶来。她们指尖捏住新茶，然后飞快地拔起，再捏再拔，丢一把到背篓里，新叶便跳起舞来。

木茵走到张婶身边，偷偷打听：“张婶，韩易茗做这行多久了？”

“没多久，他刚从国外回来，好像是法国？对，法国。你不知道，他小时候可厉害着呢，大家都以为他会成为画家，谁知道现在居然回来做茶了。子承父业也挺好的，他爸也死得不甘心……”

“易茗的父亲是怎么去世的呀？为啥不甘心？”木茵疑惑地问。

“这事儿说来话长，算是自作孽，不可活。”中年妇女总是喜欢张家长李家短的闲聊，不用木茵套话就自己抖出了七七八八，“韩家啊，做了亏心事，其实……也不算是亏心事。你知道的，很多时候，去年的秋茶没有卖完，卖茶的就会把它们掺杂在新一年的春茶里继续卖。做生意嘛，没点小聪明怎么赚钱？太实在是赚不到钱的。而且，这么干的人很多，也算是茶道上公开的秘密了，没谁真的那么较真儿，一般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

木茵想，既然大家都这么干，那韩伯伯这么做也没什么啊。

“然后呢？”

“张家那婶子！”旁边的采茶女工对张婶使了个眼色，张婶便立马转换了话题，“姑娘，你和易茗是不是那种关系？”

“不是不是，您别误会。”木茵慌忙摆手，耳郭不由自主地染上一抹红。

她小声嘀咕：“不过，正在朝那方面努力……”

张婶一听两人不是那关系，对韩家的事不愿意多提。但木菡楔而不舍地旁敲侧击，还是打听出来了。

韩易茗的父亲是镇上极其有威望的人，制茶也是出了名的专注，从来容不得半点掺假，韩家的茶叶也因此远近闻名。

五年前，韩家有一单大生意提前签了约，可那年气候不好，茶叶收成薄，到了约定的时间，韩家也拿不出那么多茶叶。因为完不成订单，违约金能让韩家倾家荡产，所以，韩易茗的父亲就拿出去年的秋茶滥竽充数，可没想到，没过多久此事便被人举报了。

事情一发不可收拾，就这样，韩易茗家的山月茗从鼎盛时期开始走下坡路。

韩父极为保守，祖祖辈辈都是制茶人，同时也将一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茶业。他把家里传承的招牌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所以这事过后，痛苦内疚，整日消沉。

韩家从前以绝不拿秋茶欺瞒大众而声名鹊起，如今也因此事名声扫地。世俗便是如此，墙倒众人推，从那之后韩父便生意难做，经常吃闭门羹还受人讥讽。

次年春天，韩易茗的母亲就吊死在韩家茶园的一棵老茶树上。

那时，坊间就有人盛传此事是韩易茗的母亲策划的，韩父并不知情。韩母多半是因为韩父时常责备她，加之自责过意不去，才选择了自尽。

同年冬天，韩父也郁郁而终，韩家茶业就此算是倒闭了，再也没有人听过山月茗。

木菡总算知道韩易茗为什么要大老远地跑到荒山野岭的茶园采茶了。他们家大部分好的茶园因为欠款，全部低价承包了出去，所以只能去那些远的、麻烦的、别人挑剩下也不要的茶园采茶。

沉重的往事一股脑儿地灌进她的脑海里，木茵喃喃自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她的心情变得压抑，宛若一个装满了水的气球，与外界也隔了一层膜。

她不敢想象，面对这样的打击，韩易茗是怎么挺过来的，他是否也曾痛苦到崩溃，想放弃生命？那时候，可否有一个姑娘陪在他身边，对他不离不弃？这么多年，他是否仍一个人苦苦煎熬，心上有没有装进另一个人？

无数个问题缭绕在木茵的心头，渐渐地，脑海里有两个小人的身影重合起来。她想起自己手术过后，仍然不能发声的时光；想起自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苦苦挣扎的岁月；想起自己永远形单影只，好似被包裹在茧中的童年。

无论怎么挣扎都挣脱不开，只能画地为牢。

木茵猛然间觉得自己和韩易茗的距离那么近，她几乎能与他感同身受。

从在画展上见到韩易茗到现在，木茵始终觉得自己在玩。她的所作所为都是因为一时心血来潮，可能夹杂着好奇，也可能夹杂着对幻想的追求。

她对韩易茗的所有印象都来源于儿时的记忆残骸，但隔着时间的距离，她总觉得自己飘在空中，他也虚实不定。而现在，她能感受到他真实的温度和气息，感受到韩易茗这个人。

这感触让她心动，让她想拥抱这个男人。

采茶结束后，众人抵达韩家茶厂的坝子前。这里说是厂房，其实就是一排小平房，里面都是制茶用的大铁锅，朴素又简单。

韩易茗将基本的工具摆好，让木茵帮忙用磅秤称茶叶，每位采茶女

工按斤结账后，会将称重完的茶叶倒进竹筐里。称完所有茶叶后，木茵拖了一筐到厂房里，就见韩易茗正紧急地擦着大铁锅，灶台边上堆满柴火。

木茵把竹筐拖到他身旁，见他剑眉微蹙，盯着灶台的黑洞不停地点火，就随口问他：“现在要干吗？”

韩易茗猛地扭过头望向她，好似发呆时被人用针扎了一下。他大概没注意到有人来了，可即使略受惊吓，他的语气也没有丝毫起伏：“杀青。”

木茵点点头，见他点了好久都没能把火点燃，又疑惑地问：“你……是不是不会制茶？”

连火都点不燃，他怎么可能会制茶。

韩易茗一连按了几下打火机，不再回话了。他确实不会，虽然修过这方面的课程，但是真正面对新鲜的茶叶、面对厂里的大铁锅时，他是前所未有的迷茫。

书上不会告诉他怎么点火，不会告诉他怎么控制铁锅的温度；书上也不会告诉他杀青时要在铁锅里炒多长时间，这和铁锅的温度紧密相连；书上更加不会告诉他，如何判断茶叶的品质，如何闻香，如何食味。

从前他太专注于绘画，从他明白自己不会走上制茶的道路时，就自动屏蔽了制茶的知识，所以连练习的机会都很少。

就在此时，厂房外有人过来了，引得其他人议论纷纷。为首的是庄严，镇上另一个制茶世家的传人。

庄严带了几个帮手过来，将韩易茗团团围住。两人在说着什么，但韩易茗始终神色冷淡，让人看不出丝毫情绪，反倒是庄严的气焰越来越嚣张，他一脚踢在竹筐上，茶叶被颠得飞起来。他怒吼：“市场价你总要给我吧！”

庄严的声音宛若惊雷，让周遭顿时安静下来，女工们齐刷刷地朝他们望去。

